

怪诞~一个哥特史诗

作者:GE Graven



第十七章



如同交战的天使,一些星辰坠入西方的地平线,而另一些则冉冉升起。

然后从相反的方向追赶。在他们之间,整个星座神圣的泰坦尼克号队形翱翔于漆黑的夜空;在猎户座的星剑之下,一对孤寂的翅膀振翅高飞,主宰着夜空。乘着狂风,拉撒路穿梭于天地之间,高高飞过法国的乡村,不断向前,向上,直至暮色深沉。

广袤无垠、变幻莫测的世界在他脚下缓缓展开,森林、田野、山丘、山谷、溪流和河流星罗棋布。当整个世界在他眼前飞驰而过时,他向东迁徙的决心从未动摇。他坚定的信念也从未动摇。他要找到一位修士,完成一位乡绅对一位早已逝去的牧师许下的庄严承诺。

然而,天空不再欢迎他的到来,一道细细的红色曙光清晰地划过东方的地平线。拉撒路从天而降,终于找到了他要寻找的地标。远处,一条宽阔蜿蜒的黑色丝带穿过树梢环绕的山谷。显然,那是卢瓦尔河。

他从修道院的众多地图中辨认出它的模样和大致位置。他潜入河谷中心,扫射着森林的树冠。越过河流,穿过树林,他猛地转弯,进一步降低高度,最终平稳地悬停在翻腾的河面上。在深深的阴影中……

山谷中,拉撒路沿着黑色动脉向莱昂湾方向走去。

他振翅高飞,感受到河谷中弥漫的凉意。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沼泽般的恶臭:腐烂的杂草、腐朽的木头、死水潭、真菌以及死鱼重新湿润的气味混杂在一起,诉说着最近下过一场雨。拉撒路紧贴着河东岸,试图找到一处可以躲避烈日的庇护所。然而,沼泽遍布的河岸不过是两道被侵蚀的堤岸,上面垂挂着争相生长的树木。许多树木枯萎倾斜,摇摇欲坠;另一些则露出裸露的根须,像张开的双腿般伸展开来,根须间只有潮湿的动物洞穴。黎明已至,他却找不到任何避难所,于是加快了脚步。

拉撒路绕过河湾,目光投向西岸的一条支流。

一条狭窄的支流从卢瓦尔河分岔而出,笼罩在黑暗之中,几乎完全被茂密的灌木丛遮蔽。他猛地转向,穿过河道。

他沿着河水逆流而上,穿过灌木丛,沿着泥泞的河道蜿蜒而上,躲避着扭曲的树枝和倒伏的树干。脚下,溪流死寂的回水宛如一面黑色的镜子,时刻提醒着他——甚至像一个计时器。在河面上,他看到树梢的轮廓,它们在逐渐增强的红色天光映照下,伸展成一片幽暗的阴影。他正在失去时间;他知道太阳毫不留情;于是,拉撒路带着坚定的决心和钢铁般的意志,继续深入这片冥河般的荒原。

这条狭窄的水道蜿蜒穿过荒野,宛如一根虬曲的树枝,两岸扭曲变形,与更多相邻和蜿蜒的小溪交错纵横,杂草丛生。

河湾和长满苔藓的洞穴。更深处,河岸逐渐过渡到低洼地带,四周的地面都被彻底淹没,不留任何可见的痕迹。

一条水道——森林仿佛是从一块黑色的玻璃中生长出来的。的确,拉撒路发现自己对黎明那致命的光芒及其在水中同样有效的倒影感到十分不安。他完全被困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在枝繁叶茂的森林中飞翔,在水面上盘旋。

深度不确定。然而,他沿着蜿蜒的小路走去,那里树木并不茂密。成长,希望自己能沿着小溪的真正路线前进。

他继续前行,穿过被洪水淹没的林间小道,两侧成片的树木如同扭曲颤抖的黑色墙壁般在他身边呼啸而过。最终,天空和水面都染上了深红色,宛如两片相对的血海。寒意早已从他的翅膀上消散,他的脸颊却像被热风灼烧般滚烫。拉撒路眯起眼睛,眺望远方,终于看到了他期盼已久的景象。小溪开始重新成形,将泥泞的河岸从水中抬起。它继续向前,从曾经的淹没中升起,挺直身躯,轮廓也更加清晰,展现出更宽阔、更笔直、更坚定的姿态。随着被洪水淹没的低洼地带逐渐退去,原本泥泞的河道变成了一条沟壑。变成了一条溪流。最终汇成一条河流,将林线向后推移。那片幽暗的沼泽树林退到了高耸下垂的河草后面,草丛间,挺拔的茎秆拔地而起,顶端蓬松的灰色羽状物直插云霄。他继续飞行,沿着水道中心的一条笔直狭窄的航线飞行。

然后,它突然出现在河的北岸,仿佛是上天的恩赐,骤然跃入视野。拉撒路飞过它,却又在水面上盘旋许久,最后才落入湿漉漉的河岸杂草丛中。他收起疲惫的双翼,向后倚靠在脚跟上,闭上双眼,望着灼热的天空,大口喘着气。接着,他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剧烈地喘息着,汗珠不断地从鼻尖滴落。

他转向河岸,发现一张破旧的渔网半浮在水面上,其余部分则沉入泥泞的河岸中。在水中,被渔网困住的,拉撒路瞥见一个小女孩的头颅。她张着嘴,睡眼惺忪地望着他。她蓬松的头发随着波浪轻轻摇曳,如同成千上万条小虫齐齐摆动,仿佛从静止的身体部位中透出一种超现实的生命力。然而,这不过是在戏弄他。那只是一个破碎玩偶沉入水中的头颅。

在附近,靠着长满灌木的河岸,他注意到一艘破旧小船的残骸,被水浸透、断裂的船底板平躺在岸边。

一部分被泥浆和杂草掩埋。拉撒路站起身,走近一看,发现一串水坑,似乎印着一个沉重男人的靴子留下的痕迹。他的目光顺着痕迹,穿过一片被压扁的杂草,朝着……方向望去。

一扇木板门,倚靠在一座坚固石砌建筑的拐角处。尽管有新鲜的脚印,这片区域看起来却像是被遗弃了一般。建筑上爬满了生机勃勃的藤蔓和茁壮的幼苗;从这景象来看,它仿佛是饥饿森林的猎物,正被慢慢地、彻底地吞噬。然而,它的面貌并非完全被吞噬。在外墙的上缘,两排腐朽的木梁从它那虽有裂缝但整体依然稳固的外壳中伸出来。在平行排列的突出木梁下方,矩形的斑驳痕迹表明这里曾经有窗户,但后来被新的石头封死了。尽管破败不堪,但在拉撒路看来,这座建筑却像是一个躲避日光的圣地。他抬头望向红色的天空,看着脚印,思考着该如何解释,为什么一个基督徒飞行员必须躲避上帝的光明。

“里面有人吗?”拉撒路一边小心翼翼地拨开杂草,一边喊道。他敲了敲门。“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他竖起耳朵,侧耳倾听里面的动静。“你在这里吗?”他什么也没听到,只有周围灌木丛中蟋蟀持续不断的嗡嗡声,以及远处或许是受惊的乌龟扑腾水花的声音。拉扎勒斯用手抵住门,把它推开一条缝,然后大声问道:“有人吗?”一只仓皇逃窜的蜘蛛从里面爬了出来,从他身边飞快地跑过。他悄悄地穿过门,踏入了一片漆黑的房间。“这里空无一人吗?”

拉撒路踉跄着冲出门口,一只手捂着嘴,被一股或许是世间最令人作呕的恶臭呛得喘不过气来。他急忙穿过杂草丛,一边干呕一边几乎要吐出来。然后他转过身,一边咳嗽一边再次查看那扇门。只见从敞开的门洞里涌出一大群苍蝇,与他汇合。它们盘旋在他的头顶,形成一个超现实而缥缈的光环,嗡嗡作响。拉撒路猛地一巴掌。

他望着它们。他向东望去,透过柏树稀疏的缝隙,发现第一缕阳光正照射在森林树冠的上层。

向上游走去,他没有看到其他避难所 只有泥泞的河岸和垂落的灌木丛。皮肤上持续不断的灼烧感让他难以忍受,仿佛在提醒他黎明已至。他转身看向那扇仿佛在嘲弄他、敞开着的的大门,那大门仿佛在呼出一口气。

他呼出的气息沉闷而腐臭,或许堪比垂死之犬的喘息。他皱起眉头,挺直肩膀,深吸一口气,重新走进屋内。拉撒路关上门,恶臭和黑暗将他吞噬。

他用手捂住鼻子,背对着紧闭的门,一动不动地站着,让瞳孔剥去层层黑暗,辨认出围栏内部的各个角落 石板地面;一张桌子;另一张桌子;另一扇门。

他的眼睛被恶臭熏得睁不开,那恶臭似乎比黑暗还要浓重地笼罩着他周围的一切,那气味如同地狱烟囱喷出的废气般灼烧着他的双眼。噼啪作响和嗡嗡声不绝于耳……

建筑物。他擦了擦眼睛,重新将目光聚焦在阴暗的地板和墙壁上,它们的表面在黑暗中仿佛翻腾着。“那并非他泪眼朦胧所致,而是它们表面确实在动 上面布满了翻滚的苍蝇和成群的蟑螂,几乎将它们淹没。”

在仿佛沸腾的黑暗中,建筑物的更多轮廓逐渐显现。拉撒路抬头望去,看到一排排弯曲的木椽。它们合在一起,就像一个伸展开来的空心肋骨,悬挂在更高的天花板之下。无数的绳索和铁链从上面垂落,末端缀满了各式各样的金属钩和倒刺。许多绳索和铁链上挂着死鱼 蜷缩着,扁平着,干瘪无力。而在这所有死鱼之上,或许有上百万只苍蝇在它们破裂的眼球上飞舞。

拉撒路走向鱼屋中央,拨开低垂的铁链,铁链在他身后发出叮当作响。他停在一张长方形木桌旁,这张桌子如同孤岛般矗立在鱼屋中央。这件简陋的家具表面布满了深深的线条压痕和不规则的重叠凹槽,仿佛曾遭受过刀刃的反复砍削。他用手指轻轻抚过桌子斑驳的凹坑,然后再次仔细查看了鱼屋的墙壁。

他注意到上面有一排火炬架,和他记忆中在修道院地下墓穴里看到的很像。他转身回到入口处,看到旁边靠墙放着一个高高的桶,里面装着一排倒置的木制火炬。

桶是一个较小的带盖桶 大概是用来给火炬加燃料的油蒸馏器。

他转身,目光投向建筑物最黑暗的角落,越过蜷缩的鱼尸,看向后墙。一条长长的工作台占据了整面墙。工作台上散落着剥皮工具、干裂的鱼头和盐块。工作台下方和地板上,他看到成堆叠放整齐衣物 大多是长袍和连衣裙,上面沾满了老鼠粪便。最上面的几件衣服看起来像是新叠的;然而,再往下,靠近……

地板上的衣物已显露出严重的腐烂迹象。在成堆的布料旁,工作台下方整齐地摆放着一排鞋子。有些是新的,有些是旧的,还有一些破烂不堪,仿佛被啮齿动物啃出了洞。即便如此,它们仍然与其他的鞋子和衣物一起,整齐地排列着。这景象或许显得有些超现实 甚至有些诡异。

然而,拉撒路在桌子底下发现的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或许是在桌腿之间看到了极端的秩序与腐朽,它们共存于同一空间。

拉撒路拍掉脸上的苍蝇,干呕了一声,随即关掉了工作台。然而,他却无法轻易摆脱周围那股腐臭的空气,它的气味……

那股气味黏在皮肤上,令人窒息,很容易就能把任何人的喉咙折磨得几乎要翻过来。他搜遍了围栏的其他地方,确信这股可怕的恶臭并非来自干鱼,而是来自……

一个潮湿且更加令人作呕的源头。他的目光顺着这群苍蝇向南望去。

他望着墙,看向一扇高大破旧的门,门上挂着一个粗大的金属门闩。他竖起耳朵,听着门后传来一阵持续的嗡嗡声。然后,他低头看向门缝,发现许多昆虫飞来飞去,像一群忙碌的蜜蜂。拉扎勒斯歪着头,心想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作祟,污染了空气?

躲在破损的门后,破坏了这一切。

好奇心驱使着他,与此同时,伊万那威严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回荡,警告他不要踏入禁忌的贝尼翁隧道,说道:“拉撒路,千万别去这条隧道。你可以自由探索所有的地下墓穴,唯独这条 千万别去。”

就是这个。然而,好奇心的真相或许就在于它能够激起足以点燃任何野兽般狂野欲望的诱惑力。此外,哪有野兽能够服从意志坚定的冷酷纪律呢?

无知,甚至连那熊熊燃烧的好奇心都无法忽视?拉撒路穿过叮当作响的锁链,走向那扇高大的门,身后,无数蚊蚋和纸片般的小鱼散开,缓缓合拢。他打开高大的门,猛地推开。

砰!咚咚咚!拉撒路猛地跳到一边,对着一颗滚落下来、滚过石板路的脑袋发出嘶嘶声。紧接着,脑袋后面,一群昆虫从敞开的门口咆哮而出,像无数个脱壳的小天使般冲上屋顶。女人的头颅摇晃着,用乳白色的眼珠盯着拉撒路,脖子上掉落着一堆乳白色的幼虫。拉撒路转身闭上眼睛,仿佛这样就能让他摆脱感官的束缚,阻止这可怕的景象再次浮现在他的记忆中。然而,就像他能如此清晰地回忆起的每一个过往事件一样,一切都太迟了,他那完美无瑕的记忆既是恩赐也是诅咒,它迫使他去细想人生中最糟糕的经历,哪怕是现在,那堆乳白色的幼虫。

拉撒路咳嗽起来,被蚊蚋呛得喘不过气来。他转身走向那扇高大破旧的门,小心翼翼地靠近。透过敞开的门,他发现旁边还有一个很宽但很浅的房间,似乎沿着南墙一直延伸到尽头。拉撒路意识到自己身处鱼房,便猜到了这个房间的用途: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更卫生的储藏空间,用来存放腌制好的鱼。然而,在紧闭的门后,这个狭窄的房间似乎另有用途,是为了防止里面的东西污染整栋建筑。

门开了,拉撒路发现房间的地板上堆满了赤裸的、被斩首的尸体。或许有五十具甚至更多,全是女性,体型各异。她们的摆放方式十分规整:双臂垂于身侧,颈洞朝北,正对着门口。这些遗骸堆放在一起,看起来就像一捆整齐的木柴,或是一叠叠好的衣服,甚至是一排整齐的鞋子。和衣服一样,尸体的腐烂程度也逐渐加深,越靠近地面,原本清晰的身体特征就越发模糊,最终混杂在高度腐烂的黑暗之中。

最底层是一层浑然一体的物质,翻滚着,如同沸腾的沥青,里面爬满了昆虫。在这堆可怕的尸体最上面,躺着一个个睡眼惺忪的脑袋,它们茫然地望着前方,或许正凝视着人类最绝望的境地。

“啊!”拉撒路向后冲去,捡起那颗丢失的头颅,扔了回去。

他走出房间,砰地一声关上了高大的门。他踉跄着走向鱼舍中央的桌子,头晕目眩。他再次环顾这肮脏的鱼舍,目光最终落在了那扇诱人的外门上。他知道门后空气清新,地面上没有蚂蚁和蟑螂。然而,从门槛下透出的柔和红光也让他明白,死神徘徊在门外。黎明终于来临 鱼舍成了他余生的避难所。

那天,他踩掉靴子上的虫子,爬上桌子,简单地扫了一眼椽子,然后纵身跃入其中。他跨坐在横梁上,伸展开身体,面朝下躺在上面。他躺在那里,远离了天上的烈焰战车和地狱般布满虫子的地板。在那外在的

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徘徊于天堂与地狱之间,拉撒路最终逃脱,进入了一个更加……
欢迎来到梦想的世界。

~*~

咚咚 嘶!咚咚 嘶!拉撒路被一阵令人不安的怪异声响惊醒,那声音仿佛是一头巨兽在泥泞的地面上爬行,沉重的前肢一次又一次地砸进泥里,拖着毫无生气的后半身。拉撒路听见台阶间传来沉重的喘息声,不禁想起在修道院地下墓穴的井洞里,侍从塔图斯曾以为侍从米格尔遭到了怪物的袭击。如今,拉撒路听到的声音确实与此相似,他想象那像是一头气喘吁吁、伤痕累累的海兽,正挣扎着想要离开海岸,找到最终的归宿。

拉撒路翻了个身,侧身躺着,疼得龇牙咧嘴,揉着被悬空的重量压在胸口和腿上的木梁。他站起身,蹲在横梁上,凝视着外门的门槛和它散发出的红色光芒。

他记忆中那抹绯红的光芒,如今已褪成另一种红色 一种垂死的红色 他从屋梁持续的震动中得知,黎明已然消逝,暮色降临。“很快,夜空将属于我,”他对自己说道。然而,他还是瞥见几道掠过的影子,它们穿透了门槛的微光。周围的声音越来越大。他屏住呼吸,心跳加速。如果门开了,哪怕只有一丝光线透进来

砰!门猛地被推开。一束阳光倾泻而下,洒满地板,撑开了一道缝隙。

蟑螂翻腾,如同翻滚的海洋。昆虫如波浪般涌入阴影。拉撒路扭过他晒伤的脸,闭上了眼睛。他畏缩了一下,咬紧牙关,像尊雕像般僵立着。在他双目失明、戒备森严的状态下,他听到令人不安的骚动传进了鱼棚。仿佛那拖着身子、喘息着的海怪觉得,这间散发着恶臭的房屋内部,才是更适合它死去的地方。

然而,原本像是野兽前肢重击的声音,渐渐变成了男人靴子敲击石板路的清晰声响。门轴吱呀作响,刺眼的日光也渐渐暗了下来。拉撒路睁开了眼睛,低头望去……

发现一个男人背对着鱼屋内部,正透过几乎关闭的门缝向外窥视。他举止可疑,或者……

狡猾的男人,他藏在里面,窥探外面。

从屋梁上方的阴影里,拉撒路看到了入侵者的背影: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一头浓密的黑发油腻腻的。他米色长袍的下摆沾满了泥渍;拉撒路透过长袍,看到一双和他自己的一样的黑色靴子,上面也沾满了泥块。一串泥泞的脚印从男人的靴子延伸到房间中央。直到他看向那张破损的桌子,拉撒路才找到之前听到的拖拽声的可能来源。他看到一只无力而纤细的手,无力地翻在地上。然而,从他的位置,拉撒路看不到主人的手臂或身体,因为长长的桌面遮挡了一切,除了那只苍白的手。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敢再去探寻更多细节,以免引起横梁的吱嘎声。

最后,那人悄悄离开门口,从高桶里取出火把。然后,他打开小桶的盖子,用油润湿火把,绕着鱼舍走了一圈,把火把插进墙上的支架里。他轻轻弹了几下火绒盒,整个鱼舍顿时被火把照亮。接着,他回到外门,向外瞥了一眼,然后用一根粗壮的横杆把门关上。最后,他转过身,凝视着靠墙的工作台,上面整齐地堆放着衣服和鞋子。他拍了一下手,双手合十,指尖轻触嘴唇,仿佛在欣赏一顿丰盛的盛宴。

拉撒路仔细观察了他的五官:橄榄色的肤色,浓密的黑色胡须,深邃的眼睛,以及一个突出的、鹰钩状的鼻子。虽然这人的脸对拉撒路来说很陌生,但最令他不安的特征在于……

他那双眼睛的间距很不自然 在一张看似肉乎乎的脸上,这双间距很窄的眼睛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相当令人不安的独眼巨人般的凝视。

男人的脸色瞬间变了,笑容消失,紧锁的眉头紧锁。他大步上前,从地上抱起一个毫无生气的女人,将她横放在桌子上。他把女人的双臂放在身侧,调整她的位置,使她位于桌子中央,仿佛在摆弄一个真人大小的玩偶。拉撒路俯视着她,她似乎也回望着他,那双湛蓝的眼睛里充满了绝望的哭喊。然而,她眼中流露出的恐惧却令人难以承受。

她放松的脸上带着满足的神情,但眼神却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 她似乎带着厌恶和自鸣得意的复杂情绪看着他,痛苦的目光和嘴角那抹不易察觉的冷笑交织在一起。她就那样躺着,仰望着他,目光仿佛要穿透他的双眼,直视着天堂的深处,而就在这时,男人开始脱她的衣服。男人的手指轻柔而细致,如同慈母照料卧床女儿一般,一丝不苟地将每一件衣物叠好,堆放在绑在桌子上的尸体旁。

拉撒路踉跄了一下,抓住一根椽子才稳住身形。他捂住嘴,一阵突如其来的恶心感袭来,让他不禁皱起了眉头。苍蝇嗡嗡作响,昆虫咔哒咔哒地鸣叫,拉撒路清晰地听见那人每一次沉重的呼吸,连带着痰液汨汨地流淌;他看着那人肥硕的手指,优雅地抚平并叠好最后一件衣服。在拉撒路看来,那手指并不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渔夫的手,它们显得肥硕而柔嫩;不像他父亲 或者他自己 那修长、精瘦、皮肤厚实的手指。

那人把尸体的衣服和鞋子搬到后墙边,放在工作台下面,和其他整齐摆放的人体衣物放在一起。他背对着拉撒路,在那儿忙着整理柜台上的东西。突然,那人从他身后喊道: “我是渔夫 所有人类的渔夫;你休想离开这里!不行;一旦进了鱼屋,谁也逃不掉 一个也不行!”拉撒路吓了一跳。

拉撒路屏住了呼吸。

渔夫继续说道: “你不相信我吗?”

拉撒路拒绝回答,那人使用剥皮刀的刀尖刺入工作台面,吼道:“你一直沉默不语,看来你并不……”

你信不信?但我会让你明白并非如此。谁也瞒不过我,包括你。我洞察一切 尤其是魔鬼的作为和行径!

然而,渔夫却不肯看拉撒路一眼,而是背对着他,将盐块刮成一堆,然后碾成细小的盐粒。他把这些盐粒扫进手掌,抹在胳膊和脖子上,仿佛在洗澡。突然,他夸张地发出哽咽声,从喉咙里吐出一些分泌物,吐在靴子旁边。

蟑螂逃走了。“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渔夫一边说着,一边抓住……
刀子从桌上落下,“你不相信我吗,魔鬼的后裔?给我个答复!”

拉撒路感到自己完全暴露在敞开的屋顶横梁上,头晕目眩,最终认输了。他叹了口气,开始思考自己作为一名会飞的基督徒该如何出场

那男人从工作台边冲了出去,挥舞着刀,揪住赤裸尸体的头发。“回答我,女巫!”他摇晃着死者的头,将刀刃抵在她的脖子上,冲她吼道:“现在你相信我了吗?”

拉撒路紧紧抓住横梁,从两腿之间向下望去,看着下方看似奇幻的景象。

“啊!现在你终于认罪了,”渔夫对着尸体喊道,“当一切都完了 当你毫无辩解之力的时候!”然后,他又像一位慈母般,拔出了……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微笑着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说道:“好好休息吧。”

“我的宝贝。”他舔了舔她的眼白,继续安慰她,用拉撒路还能听见的轻声低语道:“别哭了。女巫不能哭泣 只有娇嫩的小花才会感到悲伤。”

拉撒路看着渔夫回到工作台前。那人磨利着他的……

他一边用磨刀带磨刀,一边回应着死去的女人未曾说出口的问题:“是的,你是 而且比大多数人都美丽。”

为什么?”

拉撒路头晕目眩,胃里翻江倒海。懒洋洋的苍蝇在他脸上嗡嗡乱飞。

那男人低声轻笑,说道:“绝不可能,贱人。你休想诱惑我。我看穿了你的诡计:假装成一朵花,只是为了掩盖你邪恶的种子。”

拉扎勒斯强忍住咳嗽。他环顾了一下建筑物内部。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感到恶心的原因:上升的火炬烟雾不断聚集在天花板上,让他喘不过气来。他不能待在屋顶横梁上。

他望向外门的门槛,发现最后一缕日光仍残留在门外。他无法轻易逃出这间鱼屋。他转身瞥了一眼那扇高大破旧的门,然后将目光投向渔夫宽阔的背影,同时,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一阵咳嗽的冲动。他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面对,强行表明自己的立场。

他悄无声息地移动着,双手扶住木板,轻轻地俯身靠近死去的女人。然后,他站稳,双脚分别踩在女人的两侧,站到了桌子上。他蹲下身子,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个渔夫。他屏住呼吸,调动全身的力量,扭动着身体,调整重心,直到靴子轻轻地落在地板上。

他像猫一样蹑手蹑脚地走向那扇上了栅栏的外门,在闪着光的门槛前停了下来。然而,还没等他转身,还没等他抬手克制住自己,他就咳嗽了一声。

拉撒路和渔夫猛地转身,面对面站着。这时,受惊的男人他的刀在石板路上旋转着滑落,最终落在北墙上,静止不动。

拉撒路将目光从刀上移开,展开双翼,对着渔夫发出嘶嘶声。

“走开!”那人尖叫着,退到了南墙边。

拉撒路收拾好自己和翅膀,继续守卫着门口。

尚无力承担,却被公之于众。“就站在原地吧。”

“哦,我会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如果您愿意的话,”男人结结巴巴地说着,拍了拍……

他身旁是墙石。蟑螂四散逃窜。他偷偷瞥了一眼建筑物另一侧,看到了他的剥皮刀放在那里。

拉撒路的目光追随着他,低声咆哮道:“别动它!”两人越过中央的桌子和桌上的尸体,目光交汇。“坐下。”然而,那人依旧站着,拉撒路又说:“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如果你坐下,我也坐下;我们俩都不会有事。”两人一起缓缓蹲下,当他们的视线掠过尸体和屠宰台下方时,彼此的目光再次交汇。他们就这样坐在那里,脚跟抵着地面,静静地打量着对方。

最后,拉撒路再次查看了身后的门槛,那里的光线已经渐渐黯淡下来。

“你们等到夜幕降临才回家,是吗?”渔夫问道。

“我很快就会离开你们,”拉撒路说道。

那人点点头。“或许你会的。夜幕很快就会降临。”他呻吟一声,调整了一下坐姿,稳稳地坐在地板上。他背靠着墙,抬起膝盖,把胳膊搭在上面。“你是怎么穿过这扇紧闭的门进来的?是那个女巫把你召唤出来的吗?你是什么?某种恶魔吗?”

“我栖身于屋顶的木梁之上。我并非恶魔。”

“啊!你当然不是恶魔;不过,你的翅膀和牙齿确实让人怀疑。”那人清了清嗓子,自我介绍道:“我是阿玛德·阿玛德·加斯頓,巴拉巴斯·加斯頓之子。请问,您是何姓?”

你出名吗?

“拉撒路 一个会飞的人,”他简短地回答道。

那人缓缓地深深低下了头。“这是我的荣幸,拉撒路,飞翔的人。”

拉扎勒斯猛地划出一道浅浅的回弧。

那位好奇的渔夫打破了两人之间久久的沉默,说道:“虽然我是一位优秀的渔夫,一位博学的抄写员,并且精通许多奇事,

“说实话,你这长着翅膀的模样,着实让我感到不适。要是我只是个普通的虔诚之人,我真想把你当成魔鬼化身。”他耸了耸肩。“不过,既然我不是那样的人,你也不可能是魔鬼,或许我应该把这次偶遇当作是又一个世界奇观 活生生的飞人 的启示。”

他向前倾身,点了点头。“你说的是真的吗?你只不过是个会飞的家伙。”

“伙计,你很快就能上路了,对吧?”

“我没有说谎,”拉撒路回答说,“我是一名基督徒飞行员;我很快就要出发了。”

“嗯,我不是基督徒,”渔夫宣称,“但我也不说谎;我自认为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他高高扬起眉毛,捋了捋头发,仿佛要展现自己更好的一面。

然后他伸出指甲,仔细端详。之后,他抿了抿嘴唇,用一根手指抵住指甲,沉思片刻。或许是为了夸张地炫耀自己无可挑剔的能力。“啊!”他打了个响指,指着拉撒路说,“我已经知道它的名字了。”

“姓名?”

“没错,这就是我将要谱写的关于我与你相遇的诗的标题。它将会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他嘴角勾起一丝冷笑。“全世界都会为之惊叹。”

他张开双臂,指向天花板,挥舞着手臂,仿佛要向整个天空宣告:“这首诗的标题将是《自称基督徒的有翼恶魔》。”

“那将是谎言;而你声称自己从不说谎,”拉扎勒斯说道。

“现在会吗?你看,即使是魔鬼也可能声称自己不说谎。任何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如果见过你,都可能发誓说你是魔鬼。”

“但你说你你不敬畏上帝。”

“没错;不过,那些读到这首诗的人 嗯,他们的确敬畏上帝。”他耸了耸肩。“或许问题就在于此:一个自称敬畏上帝的飞行者的话语,与世上其他敬畏上帝的人的话语,孰轻孰重,是吗?”

“我不是魔鬼。伪造这样的记录是撒谎,”拉撒路斥责道。

“对谁而言?你这一个说法如何能反驳一百个相反的说法?”

你怎么能保证你是对的,而一百个人都是错的呢?你真的有神明到可以做出这样的断言吗?

“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个真理:我是一个基督徒飞行员 而不是一个假装不是魔鬼的魔鬼。”

“可是,谁又能反驳一百个人反对一个人的说法呢?”他歪着头问道。

“一百个人都可能犯错,包括我,如果他们错误地假定了某件事,那么……”
没错。

“啊,太棒了!”渔夫拍着手惊叹道,“寥寥数语,却道出了精髓。”

在防御方面,你驳斥了成千上万人的诉求!

拉撒路皱起了脸。“你在干什么?”

“我正在和你说话。而且,我按照你的要求坐着。”

“不,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他指着尸体说道。

“哦,那个女巫,”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回应道,“她们都一样,引诱……”
男人的善良之心被邪恶的利益所蒙蔽。不要理会她。

“你杀了她?”

那人轻笑一声。“猎巫人就是猎杀女巫,我的好兄弟。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既然你自称是基督徒,你肯定听说过女巫审判之类的宗教仪式吧?他指着他们两人,继续问道:“如果我不肯放下身段来负责这件事,那还有谁会做呢?你吗?”

“你们是为了教廷才这么做的?教会命令你们杀害妇女吗?”

“女巫、巫师、老巫婆和施咒者都不是女人;我不会杀害妇女和儿童。”

“你有点不对劲。”

那人歪着头,装出一副惊喜的样子。“哦?那快说说吧。”

“我看到你了,在你跟她耳语之前 你的舌头伸进了她的眼睛。”拉撒路摇了摇头。

“我相信你叫她女巫只是为了偷她的衣服和鞋子。”

拉撒路看着渔夫的脸变得像石头一样僵硬。突然,他的脸仿佛被咆哮声撕裂,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别擅闯我这简陋的住处,妄图对我指手画脚,你这飞来飞去的家伙!你对我一无所知;你对我恪守正道的执着一无所知;你对巫婆的诡计一无所知!”他瞥了一眼堆积如山的衣物,然后目光转向剥皮刀。那人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看着拉撒路。拉撒路忍住没说话,以免进一步激怒渔夫。那人向前倾身,露出他那张肥胖的脸。

在火炬朦胧的光芒下,透过嗡嗡飞舞的苍蝇,拉撒路凝视着他的眼睛 它们仿佛融为一体,化作一颗巨大的眼珠,永远地盯着他。那人咆哮道:“我能看穿你。你我截然不同。你不过是鹦鹉学舌,假装自己有智慧;而我,因为我有智慧,所以我说的、写的都是我自己的话。”
那人放松下来,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听我说,今天,我要为你,哦,荣耀的拉撒路,谱写一首永恒的诗篇,颂扬你这位义人。”

你是自命不凡的飞行者,在真理之光下感到羞耻,在智慧的阴影下瑟瑟发抖。我将彻底揭开你的伪装,让你赤身裸体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世界。”渔夫眨了眨眼,轻笑一声,补充道:“因为我与你截然不同,我既有方法也有手段来娱乐人们的心灵。”

拉撒路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然后用经文和审视反驳他:“智慧来自上帝。你似乎为了贪恋女人的衣服而杀人。还有 你对她的眼睛做了什么?”他摇了摇头。“不,你的心不是来自上帝。”

渔夫皱起了眉头。“上帝?谁是上帝 你的上帝吗?”

“只有一位,那就是全能的主上帝,祂在天上。”

“我预料到你会这样回答。毕竟,你得捍卫你的信仰。你的教诲者教导你,当别人质疑你的上帝时,就应该这样回应。然而,为了捍卫你的信仰,你无法提供任何我未曾预料到的文字或言语,而我只需凭借智慧的证词、理性的思考或反问,就能轻易驳倒你。所以,你无需费心去弥补我可能存在的不足,尤其是在你自身的信仰面前。”他歪着头,微笑着,等待拉撒路的回答。

“你欠缺了神的荣耀。”

那人皱起了眉头,或许是对他抱有更高的期望。

他们之间陷入了一阵沉默,只有昆虫持续不断的嗡嗡声和燃烧的火把发出的噼啪声。

拉撒路再次查看门槛下那道猩红的光芒,这时渔夫叫住了他:“你想知道我为何如此与众不同,是吗?我能感觉到。如果你真的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拉撒路耸了耸肩 对他来说,夜幕降临得太慢了。他点了点头。“我很想知道。把一切都告诉我。”

那人嘴角勾起一丝冷笑,点头回应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好吧,那就这样吧。”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我的父母来自不同的王国,远隔重洋;然而有一天,当他们在撒丁岛的海滩上捡贝壳时,他们的脚印交汇,并坠入爱河。尽管信仰不同,他们还是秘密结婚了,并立下誓言,绝不亵渎或挑战对方的信仰。在他们这段不同寻常的婚姻维持了一个季度后,我出生了。作为他们的孩子,他们同意教我他们各自的信仰。

虽然它们本应是一体的 就像两个讲述相似故事的版本。当我长大到足以质疑它们之间的区别时,我的父母也发誓说……

他们让我保持沉默,以至于我永远不能向他人透露我不同寻常的信仰,也不能透露我父母不同的信仰。毕竟,我们生活在我父亲的王国里,那里的智者和部落长老禁止任何异端宗教的表达。我的父亲是一位真正的好人,因为他允许我的母亲秘密地信奉她的信仰,尽管他知道,如果她向长老们坦白自己的真实信仰,他的人头很容易就会落入刀下。然而,在他们永不磨灭的忠诚中,

长老们仍然一头雾水。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竟然同时信奉了七位神明。”渔夫仔细端详着拉撒路的脸。

“七个?”拉撒路刻意点头,同时又瞥了一眼仍在发光的门槛。“怎么,这么多神?”

渔夫打了个响指,露出了一个狡黠的笑容。“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

拉撒路脑海中仿佛闪过一丝似曾相识的景象,他想起自己早已预料到那人会吹嘘,预料到他会问这样的问题。不仅如此,他隐约觉得那人或许会一直滔滔不绝地讲到夜幕降临。

“的确如此。我一共敬奉过七位神,”那人说着,抬起靴尖,看着一只爬来的甲虫。“我睿智的父亲敬拜六位神,我慈爱的母亲只敬拜一位 她敬拜的正是你敬拜的那位,而你现在却把它奉为唯一。”说完,那人放下靴子,虫子爆裂而出,他对着拉撒路笑了笑。他向前倾身,补充道:“你看,我对你的神了如指掌 而我的神只是其中之一。”

“你要么接受他,要么不接受,”拉撒路说道,“既然你已经认识他,却仍然选择拒绝他,我想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能改变你的想法了。”拉撒路打量着他,问道:“或许还有什么办法呢?”

是什么让你与他反目成仇呢?

渔夫怒视着拉撒路。然后他大声呛了一下,清了清嗓子,仿佛要为这吐痰的时刻增添几分夸张。他把痰吐在身旁。

靴子一伸,狠狠地瞪了拉扎勒斯一眼。“请允许我结束我的……”

在你胡言乱语之前,先说几句好话。

“请原谅我,”拉撒路说道。

他再次清了清嗓子,目光柔和下来。“是啊,一切都结束了,因为我母亲发现我父亲暗地里和其他女人交往。”他摇了摇头。

“我们之间有太多的秘密。母亲和他一样热情似火,也一样睿智。”他叹了口气。“她一时冲动,趁他熟睡时夺走了他的剑。然而他醒了过来,在半梦半醒的迷糊中,误把她的影子当成了入侵者的影子,竟将她杀死。她当场毙命。她绝不会伤害他;她像崇拜冉冉升起的太阳一样崇拜他。”

“我很遗憾你的损失,”拉扎勒斯回答道,同时瞥见了门槛。

“哦,我猜你就是,”那人语气充满讽刺地说。“不过;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对之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回忆起那天

“我仍然清晰地躺在床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聆听着鸟儿的鸣唱,感受着山谷中弥漫的青雾,默默地向诸神祈祷。却浑然不知我死去的母亲和哭泣的父亲就躺在隔壁房间,就在我身旁。”他朝拉撒路挥了挥手,示意他不必了。“是的,我知道你心里藏着怜悯。不必了,好心的先生。”

拉撒路只是耸了耸肩。

那人继续说道:“父亲因失去生命中唯一的挚爱而悲痛欲绝,不久便自尽了。然而,临终前,他要求我向他发誓:彻底放弃他的信仰,皈依我母亲的信仰。她所信奉的唯一真神,全能的主上帝。我对此很不高兴,拒绝了。于是他哭了起来,然后就死了。我发现自己孤身一人,身边只有七位神。七位神,他们加起来,也无法保护一对夫妻免于彼此间永恒的爱。”他俯身向前,再次凝视着拉撒路的脸。

拉扎勒斯点了点头。“七。”

“七,”那人喊道,同时伸出七根手指。然后他拍了一下手,咧嘴一笑。“于是,我按照习俗埋葬了我的父母,在离开祖国之前,在沙地上留下了九座坟墓。”

“九？”拉扎勒斯忍不住问道。

渔夫冷笑一声。“正是如此;因为我把你的神埋在了那些树丛里。”
坟墓也是。”

拉撒路斥责他说：“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的话永不失效。”

“凭我清晰的记忆,我相信那是他的第三座坟墓。那么文字呢?我是诗人,永生不灭。在文字中,我永生不灭,我荣耀的拉撒路,飞翔之人。”他打了个响指,嘶嘶作响,仿佛要低语一个秘密,“只要还有一人倾听,我便会继续低语。这就是真理。我就是 我。”

他们之间的沉默只是短暂的,很快就被渔夫的喘息声打破了。
他发出阵阵狂笑,双手不停地拍打着地板石,在鼓声中高声喊道：“拉撒路啊,飞翔的人啊,告诉我!哪一种信仰是真信仰,哪一种信仰是假信仰?快点!回答我!回答智者!”

诗人啊,免得我们都白白死去!

拉撒路站了起来。“住手!”

那人大笑起来,用手指着他,带着责备的语气说：“果然不出我所料!想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渺小的地位,你就痛苦不堪。”他靠在墙上,一边轻笑一边摇头。“哦,当他们想到自己可能错了,而他们又渴望自己是对的时候,他们该是多么痛苦啊!”

“哦,怀疑啊,它让洞察力和理性走向了盲目的信仰。”他直视着……
拉撒路：“你难道感觉不到你对自我的思考中那种不安的感觉吗?”

拉扎勒斯再次蹲下,目光紧紧盯着那人饱经风霜的脸庞 以及他的眼睛。
他斥责道：“我能感觉到世上有许多虚假的信仰和它们的先知;然而,我知道我对全能上帝的信仰才是唯一真正的信仰。”

“谎言!”那人大喊一声,猛地拍打着地板。苍蝇乱飞。他慌忙抱起双臂,紧紧地搂着自己的腰,身体前后摇晃,目光呆滞地盯着天花板,嘴里念念叨叨着一些似乎早已烂熟于心的词语。“没有神。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既没有天使,也没有圣人,也没有……”

“恶魔或魔鬼。”他不停地摇晃着身体,目光向上,装作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继续说道:“没有任何它们的踪迹 任何地方都没有 没有任何证据 没有任何线索 一点痕迹都没有”

“撒谎,”拉撒路坚定地回答,吸引那人的注意力。“圣经就是明证。这是你至高主宰和救主的圣言,而你却否认它。”

那人依旧摇晃着,拉撒路看到他神色骤变;他的神态仿佛瞬间转变 从一张看似精神错乱、举止粗鲁的人的脸,变成了一张沉着冷静、举止高雅的绅士的脸。他抬起下巴,用他那鹰钩鼻俯视着拉撒路。“你所谓的经文,不过是早已逝去的狂热抄写员们拼凑而成,他们妄图让后世都把他们的话语当作一个词来听 当作他们所设想的上帝与信仰的唯一真谛。事实上,人会抄写神明和魔鬼,因为神明和魔鬼从未为自己写下过什么。”他朝拉撒路摇了摇手指,点了点头。“或许你会好奇,我为何能知晓如此深奥之事。”

“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拉扎勒斯咕哝着,又检查了一遍门。

“我还要告诉你,”渔夫继续说道 全然不顾自己刚才的话,“在我漫长的旅途中,我曾到过许多不同的地方,接触过许多不同的民族,我见过许多像你们经文一样的文字,它们都宣称自己是神圣的文字。”

还有神明的神圣旨意。我见过许多种形式:羊皮纸、陶器;石板和木板;树干上的雕刻;甚至还有人脸上和肚子上的疤痕和印记,他们声称这些是神明在他们睡梦中无痛刻下的。”他拍了拍手。“或许你们想知道,我总结出的这些形式中最常见的是什么?”

“我不希望这样。”拉撒路说道。

然而,那人坚持道:“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他们传达的是什么神圣启示,他们总会提供另一部分信息供解读,即神圣启示才是绝对真理,任何与之相反的说法都是错误的。那么,你的经文又为何会与其他这些‘神圣’的经文有所不同呢?”

既然它也宣称其他信仰和神灵都是虚构的,唯独它努力使之成为现实的除外,那么它为何要如此宣称呢?难道它仅仅是又一条“神圣讯息”吗?

众多真理之中?说说看,其中究竟蕴含着什么更伟大的真理?你又怎能否认我所言的真理呢?”他嘴角勾起一丝冷笑,眨了眨眼。

最后,拉撒路责备他说:“事实是你不接受主和祂的话语。就像其他人质疑他们不接受或不理解的事物一样,你也一样。你的否认才是你失败的根源。如果你真心接受……”

如果你相信上帝的圣言,我们的天父,那么你就不会声称自己说的是真理,却又否认圣经的教导。你不能否认这个真理,除非你用谎言来掩盖。

“哦,但我能 而且也确实这么做过,”渔夫反驳道。“我不撒谎。我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拉撒路看着桌上的尸体,摇了摇头。“不,你是个恶人,只是装作善良。你对上帝和祂的话语缺乏信心,除此之外,你拿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来对抗祂。”

拉撒路发现一只苍蝇爬过渔夫的额头,停在了他的两眉之间。

那人似乎没注意到额头上的虫子,轻笑一声,回答道:“动摇你的信仰对我毫无益处。只有你,在真理面前,才会因弃绝信仰而蒙受损失。”他摊开双手,耸了耸肩。“你

你看,真理的重担在你身上,而不是在我身上,因为我不认为神是真实存在的。”他咧嘴一笑,拉撒路看着苍蝇爬过他的脸,然后钻进他的胡子里。

“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在他之前没有其他神。他是 我也是。”拉撒路说道。

“是?我是?”那人质问他。“如果我告诉你,你的上帝就在幕后操纵这一切呢?”

“门,”那人指着那扇高大的破旧门问道,“你会相信我吗?”

我会相信你。

渔夫歪着头,皱起眉头。“既然证明你们的神就在门后的责任在我,你们为何会盲目相信我呢?”

“或许,你看不见真相,是因为你一直在寻找应该承担真相责任的人?”

“好吧,”他若有所思地说,一边用手指托着下巴,一边赶走胡须上曾经飞过的苍蝇,“既然我没有开门,也没有透露我所说的任何真相,你怎么能事先相信我呢?”

“我预料到你会问这个问题,”拉扎勒斯回答说。“我不需要别人为我开门。”要知道,神的灵无处不在,存在于万物之中。祂就在那扇门后;在这些墙石里;在屋顶的木梁里”

他挥开脸上的苍蝇,用手指着尸体说:“他甚至还在……”她。”

那人轻笑一声,摇了摇头,示意他不必再说下去了。拉撒路继续说道:“如果不是上帝,那是谁创造了她?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又是谁创造了它们?是你吗?”那人摇了摇头。“不,全能的上帝创造了万物 圣经上都写着呢。所以你可以关上门,安心休息,因为你周围的一切都是上帝存在的明证。”

“我不这么认为,”那人反驳道,“你唯一能提供的证据就是向我证明我的鱼屋 证明女巫的存在 以及所有东西都在这里,而这些东西本来就应该在这里。”他举起双手。“但你仍然没有说服我你的

上帝绝不仅仅是你渴望他真实存在的愿望 当然,除非你希望……能否借着女巫的眼睛或月亮的面容向我揭示祂的真面目?你愿意吗?我或许会为此深深感激。

拉撒路看着渔夫向前倾身,偷偷瞥了一眼鱼屋地板上的剥皮刀。

“我希望你待在原地别动。”拉扎勒斯低声说道。

那人靠在墙上,放松下来,叹了口气。“回答我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石头、木头、女巫、山脉,甚至连太阳都没有 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又会怎样呢?”

你还能相信你的神存在吗?

“如果没有任何东西,那么我也不会成为任何东西,我也不会知道任何事情。”然而,既然我是我,那么我知道上帝也存在,因为我并非创造了自己。

那人咬紧牙关,思索着拉撒路的回答。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他终于回过神来。

最后,那人问道:“你们为何将伟大的造物主贬低为神、国王或父亲呢?”

“伟大的创造者?您是指‘全能的上帝’吗?”

“不,我没有说‘全能的上帝’;我没有说‘诸神之王’、‘主’或‘众神之公爵’;我……”
我不说“善神”或“恶神”,我说的是“伟大的创造者”,祂不需要任何荣耀的名字或高贵的称号。

“全能的上帝有很多名字。而你称祂为‘伟大的创造者’,又给了祂另一个名字。”

“我早就料到了。”他叹了口气,一边用僵硬的手指敲着腿,一边训斥拉撒路。“我所到之处,遇到的每一个信奉神明的人,都和你一样宣称 他们的神是伟大的造物主。然而,伟大的造物主并非人类的神。伟大的造物主创造了人类,让他们探索这个世界,并信仰他们的神明。好好想想吧,我那自称拉撒路的、光芒四射的飞人。”

“上帝就是真理;我无需为祂辩护,即使面对亵渎神明的言论。”

渔夫皱了皱眉,随即轻笑起来。“上帝就是真理?就这么简单 仅此而已 没有别的了?”他放声大笑。“当然,你这么说也无可厚非;就像任何人都会为了捍卫自己的上帝而说,他的上帝就是真理。毕竟,谁会愚蠢到去信奉一个假神呢?”他笑着说。“你这话一针见血,却又似是而非 你没说任何有意义的话来捍卫你的上帝;然而,这话却暴露了你连最简单的论点都无法有力地辩护。”

拉撒路说:“我告诉过你们,我不是在为他辩护,我只是在分享他的真理。”

“哦?”那人向前倾身。“那么请回答我这个真话:伟大的造物主是善还是恶?”

“如果你指的是上帝,那么他是好的。”

“谎言!伟大的造物主就是一切!万物皆源于伟大的造物主 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切邪恶的事物,从花朵到女巫 一切的一切!你只讲半真半假的话,又怎能自称分享真理?我还怀疑你认为邪恶只来自魔鬼和恶魔,对吗?”他点点头,微笑着。

“这些邪恶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是它们自己吗?给我讲个孩子气的故事吧!”

“你似乎不用我告诉就懂得上帝的话语,”拉撒路说。

“你为什么要求我分享真理,却又将其弃之不顾?”

渔夫耸了耸肩。“如果我一口气把你的信仰错在哪里全都告诉你,你或许会欣然挥挥手就把这一切都抛诸脑后。我可不想费尽心思,煞费苦心指出你那些谬论的方方面面,结果你却只会敷衍地反驳几句,比如‘我不信’或者‘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的认真聆听和积极参与是必要的。我光荣的拉撒路·戈古 伊万·戈古之子,你愿意参与这场探寻真理的对话吗?”

拉撒路摇了摇头,怒视着那人。“不,我不这么认为。”

“一点也不吗?你那满是犬齿的嘴巴似乎在恳求沉默,但你的眼神却截然相反。我从中看到了强烈的好奇心,以及对困扰你的诸多问题的渴望。”

“或许你只能看到和听到你想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我同样光荣的阿马德·加斯顿,巴拉巴斯·加斯顿之子?”

渔夫笑着朝拉撒路摇了摇手指。“你真机智!”

说得太好了!那么或许我们俩都犯了类似的考虑不周的错误 你,你无法察觉自己信仰中存在的根本性错误;而我,则……

“我不该从你那双依然饥渴的眼睛里看到什么。”拉撒路咬紧牙关,那人继续说道:“既然我智慧且心甘情愿,我的飞翔之子,我就与你分享关于人类及其神明的真相。”

“你非得这样吗?”拉扎勒斯咕哝着,一边迅速地检查了一下身后的门,而渔夫也同样偷偷地瞥了一眼他丢失的刀。

“的确如此,”那人肯定道,“事情就是这样:正如孩子在父母身边得到安慰,父母也在神灵那里找到慰藉。正如孩子恳求父母指引方向、给予确定和怜悯,父母也向神灵祈祷,寻求指引、保护和恩典。毕竟,父母在孩童时期也曾经历过天真、恐惧和愚昧。”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尽管拉撒路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但他并未回应,因为他完全沉浸在眼前这奇异甚至近乎怪诞的景象中。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位渔夫,渔夫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和冷静的思考,然后站在一具尸体后面对他进行训诫。就在片刻之前,他自己也曾对着这具尸体训诫,将其剥光,并舔舐它的眼睛。

“你的沉默,正是为了让我聚集你,”渔夫说道,吸引拉撒路的注意。“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更大的真理,一个你肯定会因为你的信仰而否认的真理。那就是:伟大的创造者就是一切。正因为祂是一切,所以祂没有熟悉的面孔来给我们安慰或慰藉;没有慈父般的手来给予我们确定或保护;也没有母亲般的语言来安慰我们或治愈我们的伤痛。”他用手指着拉撒路。“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关于神的书籍和故事了吧。人们举行仪式,在彼此之间书写和谈论神,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集体相信神的存在。在他们珍视的经文中 在他们吟唱的布道词中 他们赋予神以面容、形态和名字。就像你们的信徒一样,他们称神为‘祂,父,主,王’,并赋予祂‘愤怒、怜悯、悲伤和恩典’等特质;仿佛他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们的神。”渔夫冷笑一声。“现在回答我这个问题,荣耀的拉撒路:如果猪也能思考自身和广阔的世界;如果它们和人一样有能力,那么它们难道不会也书写和谈论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神吗?”

“如果你真心信靠上帝,那么我相信你就不会对猪做不到的事情感到惊讶,”拉撒路说道。

“如果你对不存在的事物 比如能干的猪 都不感到惊奇,那么你又如何能充分理解存在的事物 比如你自身无能的事物呢?”那人讽刺地问道。

拉撒路咬紧牙关。“我无需在敌人面前为我的神辩护;至于我自己,我相信凭借我的信仰和理解力,我完全能够明白你缺乏同样的能力。”

渔夫嗤笑一声,挥了挥手,示意他离开。“哦,但我对自己的能力和造物主的信仰,和你一样,都充满了愚蠢的想法和盲目的信念,以至于你选择视而不见,逃避这个残酷邪恶世界的痛苦真相。”他耸了耸肩。“他们都一样 就像你一样。他们选择相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相信慈爱的神灵会抚慰他们人生中的种种苦难。”那人垂下头,重重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然而可悲的是,他们依然身处残酷的世界;他们的神明不过是绝望的尝试,试图为那无形无相的伟大造物主赋予一张熟悉的面孔。”他哽咽着清了清嗓子,补充道:“在他们憧憬的美好世界里,他们拒绝正视伟大造物主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拉撒路歪着头,那人捂住双眼,似乎要哭泣。

拉撒路被那人猛地一拍地板、放声大笑的举动吓了一跳。“多么可怜的畜生啊!”他喊道,“他们的神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玩偶头像,根本不像伟大的造物主!”他又笑了起来。“更甚者,他们不仅声称他们的神是伟大的造物主,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信誓旦旦地说,伟大的造物主把自己的种子播撒在一个女人体内,生下了一个男神!”他轻笑一声,摇了摇头。“在所有那些……”

“愚蠢的想法 一个他们崇拜又杀害的人神。”他的表情突然变得若有所思。他打量着拉撒路,挠了挠胡子。“你真的相信这种愚蠢的想法吗?”说完,他眨了眨眼,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在盘旋的火炬火焰下,在男人冰冷的目光中,拉撒路或许

他发现自己的眼神和母亲的眼神一样,既炽热又冰冷 同样冷酷无情的激情在心中燃烧。他引用圣经反驳渔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那人夸张地举起一只手,另一只手捂着胸口,说道:“听!你的话真像匕首一样扎进我的心,伤得我这么深!你准备得真周全,”他嘲讽地喊道,“如此出人意料,如此新鲜!你的智慧”

拉撒路挪了挪身子,瞥了一眼剥皮刀,那人无力地垂下双臂,转过身来,一脸便秘般的表情看着拉撒路,说道:“不管你从谁那里借来了这些话,你都应该还给他,告诉他这些话是空洞无物、毫无智慧的。”

他打了个响指,指着拉撒路说:“还有,你应该告诉他。”

他真是个双重傻瓜 首先,他竟然相信那些话是真的;其次,他竟然说服你像他对待你那样,以同样狂妄自大、说教无稽的方式对待我!”渔夫紧紧抱住自己,背靠着墙,僵硬地坐着,面无表情地盯着拉撒路。

拉撒路思索着自己突然转变的性情。他一生中只有三次感受到如此强烈的怨恨,而此刻,这种怨恨竟让他感到一丝暖意。他回想起父亲被船长杀害时,他眼中闪过一丝怒火 瞳孔骤然收缩。他又想起赤身裸体的母亲,她将如何动摇他的信念。

他的信仰以及试图用一只长着翅膀的怪物杀死他的企图 他紧握双拳,想到休贡士兵们窃窃私语,指责他是他根本不是的那个长着翅膀的怪物,拉扎勒斯咬紧了牙关。一滴汗珠顺着他棱角分明的脸颊滑落。他打量着眼前这个能力出众却行为怪异、竟敢嘲弄他信仰根基的男人。他深吸一口气,怒视着这个胆敢动摇他精神支柱的男人,也动摇了他内心深处的信念:他更像他的父亲,而不是他那可怕的母亲。

“跟母亲完全不一样 她不是真正的怪物,”他安慰自己,叹了口气,脸上浮现出一丝古怪的微笑,放松下来,回答道,“我没有像你所说的那样从别人那里借用这些话。这是上帝的圣言,在圣经里。既然你声称自己了解圣经,却似乎记不起上帝向你启示的圣言,那么或许你是在撒谎?”

渔夫回以同样的古怪微笑。“我从不说谎。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务必记住,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而且博学多才。我完全记得你的经文 整部经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节经文。”

然而,尽管你可能拥有超越常人的能力,但我并非如此。”他清了清嗓子,又笑了。“那么,请告诉我,我光荣的拉撒路,夜空中的飞翔基督徒,身着黑衣的你;

你也做抄写员吗?

“我的确是抄写员,”拉撒路回答说。“但是,如果你真像你所说的那样,知道圣经每一节经文的每一个字,那么你能背诵列王纪下17章35节吗?”

渔夫皱了皱眉,撇了撇嘴。“你真聪明,竟然选了这首诗来考验我的能力。不过,我接受你的挑战,并且期待……”

“同样的例子也摆在那里。”他深吸一口气,一口气背诵了那节经文,说道:“你们不可敬畏别神,也不可跪拜它们,也不可事奉它们,也不可向它们献祭。”那人拍了拍手,补充道:“就是这样。”

现在,我再提醒你一遍,我只信奉伟大的造物主,不敬拜像你们那样的神。”他指着拉撒路说:“轮到你了 告诉我箴言1章8节的内容。它是如何写的?”

拉撒路大声回忆起这件事,说道:“智慧岂不呼唤吗?聪明岂不呼唤吗?”
她发出自己的声音吗?

“啊!”那人惊呼道,挑了挑眉。“或许你身上还有更多未被发掘的潜质?”

拉撒路点了点头。“或许你已经发现我无需夸耀自己的才能?不过,既然你如此追问 就像你一贯的作风 我熟知圣经的每一节经文,阿玛德·加斯顿;渔夫兼诗人,巴拉巴斯·加斯顿之子。”

那人扬起第二道眉毛,与第一道眉毛的扬度一致。“你也有这种天赋 过目不忘的本领?”

“我记得我看到和听到的,如果这就是你话里的意思的话,”拉扎勒斯说道。

“你只要看过或听过某件事一次,就会永远记住它吗?”

“到目前为止,”拉撒路冷冷地回答道,“然而,我并没有永远活着;你呢?”

那人猛地拍了一下额头,显然受到了打击,他对着天花板说道:“在我活了这么多年,从未见过像我一样的人!而且这个人还有翅膀!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伟大的造物主为我们设计的宏伟蓝图!”他似乎带着一丝欣喜的目光看向拉撒路,说道:“或许你和我比我最初认为的更相似!”

拉撒路瞥了一眼两人中间桌上的尸体。“我们一点都不像。”

“哦,但我们的确如此,”那人挥着手坚持道,“我们有着相同的设计;你和我,我们都被赋予了同样的恩赐,也承受着同样的诅咒。那就是对自身的完全认知。”他向后靠去,眯起眼睛,然后问拉撒路:“你把你的圣经经文反复读了多少遍?”

拉撒路回答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而不是神圣的文本。”

“我已经读过这些经文很多遍了,你也应该读一读。”

那人皱起了脸。“那你既然已经读过那些东西了,为什么还要再读一遍呢?难道你的记忆力不如你声称的那样好吗?”

“我对上帝圣言的记忆并不能使我精通它,”拉撒路说道。

“每次重读,我都能领悟到新的意义。”然后他向前倾身,说道:

拉扎勒斯攥紧拳头,捶打着地板,总结道:“即使是完整的回忆,也无法赋予所回忆的事物全部意义。”

那人倚墙而坐,嘴角勾起一丝冷笑,忙着掰动指关节。“或许你说得对,毕竟回忆并不能带来理解;然而,我并不记得我们之间有过任何关于‘理解’文字的讨论。”他扬起眉毛,点了点头。“不过,既然你把我们引到了问题的根源,也就是文字本身的意义,或许我应该告诉你,除了文字本身的内容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可以衡量作品的意义。”那人摇了摇头。

他指着拉撒路,轻笑一声。“你声称自己反复研读圣经,只为领悟其中的深意。那么,请回答我:你是否曾思考过经文中未提及的词语和概念?你是否曾权衡过经文未言明之处的意义?你是否曾因经文对词语、概念及其反复出现的精心选择而领悟到更深层的含义?还是你仅仅沉浸于逐字逐句的阅读,而忽略了圣经的全貌?”

“我读你们的经文,不是为了学习其中没有的内容;正如我不读关于飞鸟的记载,不是为了学习如何制作面包或酿酒一样。你们说,却什么也没说。”

“哦,但我的确读过,是你听着,却什么也没听进去。请问,拉撒路,你读过多少经文?”

“许多。”

那人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很多?那告诉我,这些经文中有多少是宗教经文?又有多少是关于其他神灵和信仰的 那些与你现在奉为真理的经文不同的信仰?”

“我不像你们那样,信奉众多神明、观念和无稽之谈。世间只有一位神,一个圣言,一个真理;我无需阅读谎言。”

“我早就料到你会这样回答。不过,我还是要跟你说说你绝对听不进去的想法。那就是:人皆生,人亦死。既然没有人想死 既然每个人都想永生 人们就发明了一种方法,一种手段,来逃避思考自身死亡的痛苦。你觉得这个道理怎么样?”

“或许你可以找到一种方法,在寂静中思考你的死亡,是吗?”拉扎勒斯问道,同时再次瞥了一眼门槛上微弱的光芒。

渔夫嗤笑一声,继续说道:“就像任何信仰的人一样,你的装置……”

你的神圣经典是你的教诲;你的手段则是其中的条文。在我所接触过的所有不同信仰中,我发现它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它们的核心都是自称由神创的圣典。而这些圣典之中,又蕴含着条文。不同信仰和民族的条文各不相同;然而,我发现它们的相似之处其实并不特别。你想听听它们共同拥有的那条条文吗?

拉撒路挥走脸上的苍蝇,打发走了阿玛德,转而关注聚集在他面前地板上的几只蟑螂 它们似乎在用头上两根长长的毛发互相介绍自己。

那人继续说道:“他们所有人的准则只有一个:如果一个人接受他信仰的神圣箴言为真理,并遵守其戒律,那么他将永远生活在幸福与和平之中。如果一个人不接受这些箴言为真理,那么他也能永远活着,但却会在悲伤和痛苦中度过。”他轻笑了一声。“什么?”

如果将你们自己的经文与其他神圣的铭文放在同样的视角下审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对于任何信仰中任何自称神圣的铭文,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拉撒路摇了摇头。“或许你身上还有更多未被发掘的潜能。”

或许,你所不愿提及的,反而最能揭示你的本性。我问你:在你所见识过的所有信仰中,在你所读过的所有相关文字中,你是否找到过哪怕一条教义,赞扬你在此犯下的罪恶?”他指着尸体说,“在你自称了解的所有信仰中,哪一条会认为你的杀戮行为是善行或正义的呢?”

那人咧嘴一笑,向前倾身回答道:“正是你自己的,拉撒路。”

“不,不是我的。你还说自己不撒谎?”

“你应该记住,我从不说谎。你对真理的误解并不意味着我说的是谎话。这仅仅意味着你必须超越你所认为的真理。”

“不可杀人,不可偷盗。没有比这更伟大的真理了。”
上帝的。”

那人向后靠去,点了点头。“很久以前,我就预料到你会这么说;而且,我早就准备好了一个问题来回应你的说法。我问你:如果

如果你拥有敏锐的洞察力,知道如何才能消灭你信仰中的魔鬼,净化世间的邪恶,那么你会消灭你心中的魔鬼吗?

拉撒路眯起眼睛说:“我知道你在这里干什么,杀害妇女,只为偷她们的衣服。”

“我还想问你,”那人继续说道,“如果你有能力窃取你魔鬼的力量并秘密埋葬它们,使它们永远从世上消失;那么,你会从你的魔鬼那里偷东西吗?”

拉撒路脑海中闪过一幕关于巨型飞猪的画面;他回答说:“魔鬼将站在上帝面前,为一切罪恶负责。我不是上帝;我不需要去想那些不会发生的事情。而且我认为,你之所以会想这些事情,是因为你有点问题。”

那人斥责他:“我认为你的信仰出了问题,使你无法跳出信仰的局限去思考。不过,我早就料到你不会为了拯救世界而战胜你心中的魔鬼。毕竟,你的信仰教导你,最重要的是要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以免被自己所困。”

拉撒路摇了摇头。“上帝赐下了他的独生子”

“正如你所说!”那人喊道。“然而,我们谈论的不是赐予生命,而是……”
夺走他们的生命!如果你们的经文没有说过人夺走了你们的神 人神的生命,那么你们的经文就不可能提到你们的神赐予祂生命的说法,对吗?

阿马德,那些钉死基督的人并非上帝。他们只是做了上帝允许他们做的事,无论最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正是如此,拉撒路。你信仰坚定,所以才会和我针锋相对 正如我所料。”渔夫用手指向尸体,说道:“造物主赋予我夺取一些生命的能力,是为了让我拯救更多的人。我现在问你:仅仅为了对抗邪恶而做的坏事,难道就不是好事吗?”

拉撒路挑了挑眉。“杀戮不等于拯救。”

“斩杀女巫,才能拯救世界,”那人厉声斥责道,目光锐利。“如果任由她们活着,她们就会继续将死亡、腐朽和厄运的邪恶种子散播到世上所有善良的人们身上。”

拉撒路看了看死去的、相貌平平的女人,然后问道:“你怎么能确定她是个女巫呢?”

那人哼了一声,显然被拉撒路胆敢问出这个问题而感到震惊。

他接着反问道:“技艺精湛的铁匠如何辨别骏马?大祭司如何辨别邪恶的迹象?”他冲着拉撒路咆哮道:“别妄想挑战我的智慧。我是一位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的猎巫人。你对女巫和老巫的伎俩一无所知!”

“正如你所说,”拉撒路同意道,“我的确对她们知之甚少。这也是我向你索要证据的原因。”他指了指躺着的尸体。“你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个女人,或者其他任何女人,是女巫吗?”

那人怒视着拉撒路,然后承认道:“猎杀女巫并非一项严谨的工作,我这位光辉灿烂、好奇心旺盛的翼人。你不能从一项并不完美的实践中得出绝对的证据。与你那简单的信仰不同,造物主的世界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规整明了 它充满了复杂性、错综复杂和许多灰色地带。”

拉撒路点了点头。“那么,我是否可以理解你这番复杂的回答,其含义就是你的确如此?”我没有证据证明她是女巫 或者,你可能会跟我提到“复杂性”和“灰色地带”,试图掩盖简单的真相,那就是你

“缺乏这样的证据。”他向前倾身,进一步逼近那人。“我相信你无法证明你的任何受害者是女巫。而且,我相信你只是在觊觎她们的衣服和鞋子之后,才把她们视为女巫。”他指着工作台上叠放的裙子。“否则你为什么还要如此精心摆放它们?”

“胡说!”渔夫一边拍打着地板一边喊道,“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你们 为了所有人!”那人愤怒地摇着手指。“你的眼光太狭隘了,眼里只有白天和黑夜,对黄昏和黎明视而不见!”

你把事物归类为好或坏,却不去衡量它们的意义,也不去衡量它们对错的程度!”他又拍了一下地板。

“你竟敢仅凭我的行为就妄自揣测我的意图,而这些行为的意义和方法你却一无所知 你竟敢评判我!”

拉撒路抿了抿嘴,挑了挑眉,然后冷冷地回答道:“或许我眼光浅薄。然而,我那双浅薄的眼睛却看得清清楚楚,你身上穿的衣鞋,都是从那些被你审判、亲手判处死刑的人那里偷来的。”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而你却声称你这样做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我 为了所有人。这怎么可能呢?”

那人嗤之以鼻:“你知道为什么你对女巫了解得这么少吗?”

“我从未见过女巫,”拉撒路回答说,“也从未听说过女巫,除了圣经里记载的。”

“正是如此!自从像我这样忠诚的猎巫人将她们从世上清除出去之后,你就再也没见过女巫了。而且,我并非孤军奋战。就连你们教会的神职人员也在努力寻找并消灭她们,以求造福世人。她们的邪恶会蔓延到她们所触及的一切。我们必须这样做。猎巫人并不享受这份职责;他只是在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拉撒路瞥了一眼工作台和死去的女人之间。

评论道：“如果猎巫人致力于清除世间女巫的邪恶，而女巫又会通过她们所触及的一切散播邪恶，那么猎巫人为何会觊觎女巫的衣着和鞋子呢？猎巫人又为何会……”

他如此频繁地对女巫下手，难道不会在猎杀女巫的过程中变得更加邪恶吗？

“你为什么这么迷恋衣服和鞋子？听听你在说什么！”渔夫吼道，“衣服和鞋子 鞋子和衣服！我们说的是女巫。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你难道看不到自己以外的世界吗？”

“我可以。”

“那就请用它来荣耀我吧！”那人喊道。

拉撒路点了点头，考虑着这个挑战。他指着中间那具死去的女人……

他们问道：“首先，你们还记得这位女士的名字吗？”

“女巫；老妪；巫婆 这些称呼都一样贴切，”那人厉声回答道。

拉撒路耸了耸肩。“或许是身穿长袍的阿马德·加斯顿，他是巴拉巴斯儿子。”加斯顿希望她没有名字，一丝不挂，是吗？

那人怒视着他，拉撒路继续说道：“但是，如果这个女人突然恢复了呼吸，活了过来，并且被迫如实交代她所知道的一切；我问她，一个死去的、赤身裸体的女巫与一个死去的、穿着衣服的女巫有什么区别，那么她会如何回答我呢？”

“它不会活过来的！只有女巫才会说谎！”那人咆哮着，慌忙站起身来，“你是谁，竟敢偷偷溜进我的鱼屋，还当着女巫的面嘲笑我？”

拉撒路迅速站起身，向前走了几步。“站住别动！”

那人猛地将眼珠从剥皮刀上抠下来，向拉撒路挑战道：“如果我这样做呢？”

“不？你想把我怎么样 杀了我吗？”他冷笑一声。“我记得约束你的那些规矩不可”

拉撒路半张开翅膀，张开嘴，轻轻地发出嘶嘶声，如此……

男人能看到自己牙齿的全长。

那人向后挪了挪身子，靠在墙上。“或许你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你现在想让我摸不着头脑，是吗？”他用力按了按他的

他用手指按着太阳穴,眯起眼睛,一副痛苦的样子。“跟他们一样 你们也想往我脑子里灌输邪恶的思想。”他揉了揉脸,深吸一口气,勉强挤出一个笑容。“然而,你们的邪恶无法对付身经百战的猎巫人,我光荣的拉撒路。”

“你的思想只属于你自己,连同其中滋生的邪恶。”
是你自己毁了自己。

“安静!”那人怒道,一只手按住墙壁,睁大眼睛环顾四周。“听!听!”

我们该听谁的?

“嘘 听听 门外传来的声音!”他喊道,一手抱头,一手指向那扇高大的破旧大门。

“他们又在低声念咒了。快掩护自己!快点,我的好伙伴!”那人一边胡言乱语,一边用手指敲击着自己身上的不同部位;然而,与牧师可能会刻意划十字以示十字架不同,这个渔夫疯狂地、毫无章法地触摸着自己全身 额头、肋骨、眼睛、膝盖、舌头

“你在做什么?”拉撒路歪着头问道。

“拉撒路,你要谨慎!面对邪恶 那些女巫的邪恶诡计,要谨言慎行!只存纯洁的思想,免得你从内心深处被毁灭!”

拉撒路目光在破旧的高门和渔夫之间来回游移,他发现渔夫就在那里。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似乎决心要触摸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突出部位,同时嘴唇颤抖,喃喃自语着一连串含糊不清的话,听起来像是用某种未知的语言念诵祷文。

“清空你的思绪,”那人劝告拉撒路。他停止了抚摸自己,做好准备。

他双手撑着墙壁,身体前倾,深沉而平稳地呼吸着,对拉撒路说道:“从内心深处汲取力量。这是猎巫人的行事方式。面对邪恶,让自己像真理之剑 像锤炼过的金属一样 一样坚不可摧。”

拉撒路回头看了一眼外面的门,门上现在没有一丝光线。门槛 夜幕终于降临。他回头看了看桌上的尸体和那扇高大的破旧大门,然后才将目光转向渔夫,渔夫此刻正放松地靠墙站着,面带微笑地对着他。

“他们伤害不了我们,”他向拉撒路保证,“我们现在有伟大的创造者为我们披上坚固的盔甲,得到全面的保护。”

“保护,”拉撒路难以置信地问道,“从死人身上获得保护?”

那人猛地摇了摇头,侧耳倾听着破旧的门扉,一边压低声音一边命令拉撒路仔细听。“哦,他们没死,我的好徒弟;他们只是装死而已。如果你想成为像我一样经验丰富的猎巫人,就必须了解女巫的各种伎俩。这将是你的众多课程中的第一课。现在仔细听 用你那双灵巧的耳朵好好了解一下这些亡灵吧。”

拉撒路竖起耳朵,侧耳倾听高门后传来的声音。

“哦,的确如此,”面带微笑的渔夫坚持道,“听得清清楚楚,她们正窃窃私语,诉说着邪恶的秘密。”他指着那具赤裸的尸体说,“就是她,虽然头颅尚未被砍下,却能召唤她邪恶的姐妹们来对抗我们。”

虽然拉撒路一直留意着渔夫,但他的心思却放在了耳朵上。他听到从那扇高大破旧的门后传来许多女人的低语声,这些低语声交织在一起,发出嘶嘶的嘶嘶声。他向前走了几步,更加仔细地倾听,持续不断的声音也逐渐清晰起来。在那看似沉闷的嗡嗡声中,他辨认出一些零碎的词语,或许,那是女巫的嘶嘶声和老妪的喋喋不休之间的交织对话。

拉撒路面色涨红,一脸疑惑地看向渔夫,渔夫此刻脸上带着……

那人露出狡黠的笑容,似乎很享受拉撒路突然从高门后搜集到的新证据。的确,拉撒路的思绪如同旋风般翻腾,涌上心头,想起那人自诩的荣誉、真理、智慧、过目不忘、妙语连珠、细致入微

他后退一步,深吸一口气,然后直截了当地对那人说:“这不是……”

“那是女巫的低语。”他摇了摇头。“我知道这声音。那不过是虫子 一群虫子在互相蠕动。”

那人收起了笑容,脸色变得像石头一样冷硬,他冷冷地说:“虫子不会说话。”

“死人也不会,”拉撒路反驳道。“或许,在你看来,你把虫子的叫声误认为是女巫的咒语,这样你就会相信根本没有女巫存在的女巫吧?”

“到处都是女巫 就在我们身边 到处都是!”那人挥舞着手臂喊道。“不是我相信她们的存在,所以她们就真实存在!”他气呼呼地说。“也不是你否认她们的存在,所以她们就不存在!”

拉撒路看着那具赤裸的尸体。“也许真如你所说,这里有女巫;然而,我不相信她们在这里。”他上前一步,怒视着渔夫。“你自诩为有荣誉感的人 你自诩为猎巫人 你能发誓你从未杀害过一个不是女巫的人吗?”

那人瞥了一眼破旧的门,耸了耸肩,承认道:“嗯,正如我所说,猎巫并不精确 有时,可能会有邪恶的人……”

表现出女巫的一切特征,然而 这并不完全准确 却在猎杀女巫之类的。

他清了清嗓子,放低了语气。“作为猎巫者,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尽最大努力清除他们 将他们从世上的好人中清除出去。”

“你尽力了吗?”拉扎勒斯问道。

“我们,”那人厉声说道 然后吹嘘自己的能力:“然而,我比大多数人更有经验,更有能力。”

拉撒路环顾四周。“其他猎巫人呢?”

那人挥舞着手臂,环顾四周,似乎难以置信地轻笑起来。

“我们无处不在,我的好人 遍布许多地方 一直隐匿着!”那人喊道。“我们不会轻易向那些可能庇护女巫的人表明身份。我们过着隐秘的生活。记住,不是我找到了你;是你找到了我和我的女巫们。”

拉撒路垂下目光,看向地板,仿佛突然间肩负起千斤重担。他望着桌上那具尸体的脸,脑海中回荡着达尔西库尔勋爵洗衣妇哀求的声音,她问道:

“哦,我的天哪 您会拯救我们吗?”他再次查看了外门的门槛,那里没有一丝光亮。

然后他回头看向那位抱臂的渔夫,笑了笑。“你是

你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发现我的人。而你很可能是最后一个 因为我是最厉害的猎巫人之一。”他漫不经心地挥了挥手,示意拉扎勒斯离开,然后继续说道:“别担心。我一直都知道,这需要比这更多的人。”

一个普通人发现了我 而我被一个会飞的人发现,这仅仅是一种呼唤

“请关注我对猎巫事业的坚定奉献。”他深吸一口气,嘴角勾起一丝冷笑。“我相信,伟大的造物主终于赏赐了我 赐予我一位能飞的学徒和杰出的猎巫人。你觉得呢,拉撒路?你能带着女巫在空中飞行吗?我们能一起拯救世界吗?”他拍了一下手,双手合十,仿佛在祈祷,等待着回答。

“这里没有女巫,”拉扎勒斯说道。“如果没有女巫,猎巫人又算什么呢?他不就是个普通的杀人犯吗?”

那人轻笑一声,说道:“你们这些没信心的人。”说完,他向前走了几步。

“如果我能向你证明这里有女巫,而不仅仅是你声称听到的虫子叫声,你就会相信我吗?”

拉撒路瞥了一眼那扇高大破旧的大门。

那人点点头,“没错,就在那边。”他指着门说,“就在那儿。我可以……”给你看看那些老妪和巫婆,她们的罪恶早已被彻底消除。你想看看猎人技艺的功绩吗?

拉撒路心中充满重担,洗衣妇的话语萦绕耳畔,他仔细思索着一切 尽其所能地思考。他打量着那扇高大破旧的门,门旁燃烧的火把,以及周围的一切。最后,他一边后退,一边走向鱼屋紧闭的大门,说道:“请你让我看看你的努力吧。”

“太好了!”渔夫喊道,“看来我们是猎巫人啊!”他一边小心翼翼地走向高大的门,一边温和而严厉地训斥拉撒路,“在我开门之前,你必须了解一些关于女巫的事情。”

你的性命可能就取决于此。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拉撒路点了点头,那人继续说道:“首先,女巫的尸体被带走后并不会立刻死去。我的意思是,在她们容貌彻底枯萎,回归她们原本的污秽泥土之前,她们只是假装死亡。她们仍然能够继续作恶。我后来才意识到,当她们躺在一起时,她们的力量会比单独躺着时更加强大。然而,为了减轻这种影响,猎巫人必须移除她们的尸体。”

将死女巫的头颅砍下,与其他同类头颅放在一起。
女巫必须按照精确的顺序排列,从旧到新,放在外面。
到里面去。”

“如果不是这样放置的呢?”拉撒路问道。

渔夫朝拉撒路摇了摇手指。“拉撒路,千万别犯这种错误。”

在你来得及改变他们的顺序之前,他们就会抓住你。

“那我就不那样做了;他们也抓不到我。”拉撒路肯定地说。他拨开垂下的铁链,跟着渔夫走向那扇高大的门。

那人猛地转过身来警告他:“无论你感觉到了什么,都不要碰它们;以免你患上难以忍受的疾病或精神错乱。”

拉扎勒斯点点头,当他们走到高大的门前时,拉扎勒斯从墙上的支架上取下一支火把。这时,那人猛地转身,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你在干什么?”两人面对面站着,火把的光芒下,他们的眼睛像燃烧的蓝褐色眼珠一样交汇在一起。

“我去拿手电筒,你去开门,”拉扎勒斯回答道。

那人松开手,点了点头。“原来如此。可是,你休想踏入其中。”

我信你的话吗?

“我不进去,”拉扎勒斯说道。

“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那人说着,紧紧抓住门上的金属门闩,转身对拉撒路说,

“现在,说说世上那些邪恶的女巫们。你们准备好见识一下最邪恶、最卑鄙、最肮脏的罪恶了吗?它们将永远被封存在门后。”

这扇门?

拉撒路点点头,举起火炬。“只要你允许。”
“那么,请看,”渔夫说着,缓缓打开了那扇高大破旧的门。

随着他逐渐揭开密室漆黑的内壁,门发出吱呀声。苍蝇从黑暗中涌出,火把的火焰噼啪作响,烧焦的昆虫像雨点般落在拉撒路的头和肩膀上。一股腐臭的气味扑面而来;他干呕了一下,后退一步,捂住了嘴。

渔夫轻笑一声,猛地推开门。“要想当猎巫人,你的胃可得比你强。咱们得好好练练。”他抓住拉撒路的胳膊,把他拉到门槛边,指着房间里灯光照耀下的尸体堆。
“这些都是女巫,”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扫过那堆腐烂的尸体,“从老到新,从外到内,摆放得整整齐齐,而且都无头,她们就该如此。”他猛地转身,在拉撒路面前打了个响指。“啊!你还记得隐多珥有个老巫婆吗?她有个使魔,连扫罗都找过她。你不记得她了吗 这个隐多珥的女巫?”

“我不记得她了;但我读过关于她的事迹 在《撒母耳记上》中。”

“正是你们信仰经典里记载的那个女巫,”他双手叉腰,得意地说道。然后他轻笑一声,拍了拍胸口,炫耀道:“她是我抓到的第一个女巫。”他用拇指指了指房间内部。“而且,她的头颅我还留着呢。”

“然而,你们却称圣经不过是人所写的谎言。你们还声称自己没有说谎。你们怎能一边说真话,一边声称自己拥有圣经中记载的那位女人的头颅,同时又否定圣经的一切记载呢?”

那人放下双手,扬起眉毛,仿佛要驳斥他的任何指控或暗示,回答说:“我荣耀的拉撒路,我并非全盘否定你经文中所写的一切。正如我并非完全否定任何其他被世人奉为神圣真理的著作一样。所有著作都蕴含丰富的历史,都充满了普遍真理。否则,一个博学的抄写员又怎能说谎呢?他岂不是在谎言中夹杂真理吗?”

“所以我相信你的圣经会如实描述这位隐多珥妇人的事,却对全能的耶和華说谎吗?”

“正是如此,正如我所说,我已经拿到了她的头颅。”那人冷冷地笑着说。“你有什么神灵的遗物可以给我看看作为证据吗?”

拉撒路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然后斥责道:“隐多珥妇人生活在很久以前,我不相信你。”

那人皱起眉头,低声咆哮着,再次指着门口说:“我找到了,就在那儿。你说你不相信我有女巫,我就让你看看。你也不相信我有恩多尔的女巫。”他清了清嗓子,“你对我能力的持续质疑让我怒火中烧。”

“你怎么能确定你拿到了她的头颅?”

“当然,因为我真的拥有它!女巫不会像凡人那样死去!”那人喊道。“难道你非得亲眼所见才肯相信吗?”

“如果可以的话,”拉扎勒斯说道。

“好吧。”渔夫哼了一声,显然是在抗议。“不过,我马上要你对我教你的东西表现出一点信心。作为一名教师和经验丰富的猎巫人,我并不指望你质疑我的每一句话。现在,给我……”

“给我一盏灯,好让我看清路。”他拉着拉撒路拿着火把的手臂走进门口,自己则大步走了进去,侧身避开那堆尸体,往房间深处走去。他回头喊道:“从外面到里面,她的头离得最远。”

拉撒路看到了机会。他伸手去够敞开的门沿,却又停住了;他的
他伸出的手指几乎就要碰到灰色的木头。他止住了动作,缩回了手臂。

渔夫的声音越来越低沉,越来越遥远,他从黑暗的房间深处喊道:“这就是那个假扮我母亲的女巫的头颅!”

他们企图趁我父亲熟睡时杀害他。

拉扎勒斯再次抬起手臂,抓住门框的木条,打算这次把门关上并锁好;然而,他的手臂却怎么也关不上门。他疼得龇牙咧嘴,叹了口气,向后退去。

渔夫的声音很微弱,但话语却清晰可闻。“当我埋葬父亲时,我把那个邪恶的女巫从坟墓里挖了出来”

拉撒路站在桌上的尸体旁。他注意到尸体空洞的眼神,便后退一步,走向屋子的外门。他仔细查看了漆黑的门槛,确认夜幕已经降临。突然,他竖起耳朵,目光转向那扇高大破旧的门,门正自行缓缓地吱呀作响。没有微风,没有老鼠,没有任何东西能使门关上,但它锈迹斑斑的门轴却发出持续不断的吱嘎声。

当苍白如死的手指和黑色的指甲从摇晃的门板背面伸出来,在房间的烛光下清晰可见时,门终于越过了中间的位置。

他屏住呼吸,发出嘶嘶声,看着路西法尔悄无声息地从渐渐远去的阴影中走出。她关上了那扇高大而狂怒的大门。她轻轻地关上门,门好,把渔夫锁在了里面。然后她转过身,直视着拉撒路,那双如同黑色玻璃般炯炯有神、一动不动的眼睛,仿佛在反光。她开口说话,声音层层叠叠,如同吟诵,又像是许多女人同时吟唱:“埃尔乔,你离成功那么近。可你却连关上那扇门都做不到,哪怕是为了拯救另一个人的生命。埃尔乔,你凭什么?神?圣人?告诉我。”

你真的配得上头顶那虚幻的王座光环吗?你连关上一扇可能拯救许多人性命的大门都缺乏勇气。你的虔诚和软弱终将自食其果。你真是太容易被看穿了,埃尔乔 太容易被识破了。何必呢?

渔夫的声音闷闷的,带着惊恐:“拉撒路,你在干什么?开门!我的天哪,他们动了!他们在爬!拉撒路,快开门!”
现在!他们都无头了!不!拉撒路!

路西法尔踱步走向拉撒路。一群蟑螂在她面前乱窜,为她开辟出一条清晰的地板通道。她逼近拉撒路,用翅膀抵住外门和依然牢固的横梁。当他再也无法后退时,她凑近他的脸,训斥道:“你现在能在这里,全靠我的及时出手。是我把你从那座城堡里救出来,送你上路的。你的飞行全靠我一手包办。”

你这头猪形巨人,是用我的头发长出来的。要不是我帮忙,你恐怕早就被五马分尸,烧成灰烬了。可你现在还活着,还能呼吸,而且你现在对我感激不尽,感谢我把你从囚禁中解救出来。

她避开拉撒路的目光,一边打量着桌上那具同样赤裸的尸体,一边试图继续说道:
“作为我救你的报酬,我希望你继续前往意大利的坎切洛修道院。当修道院大教堂祭坛下的最后一块门石打开时,我将给予你相应的奖赏。作为你服务的回报,我将授予

”

“我什么都愿意给你!”渔夫打断他,焦急地恳求道,“只要你打开门,拉撒路!你想要什么 什么都行!看在上帝的份上!”

他开始嚎啕大哭、呻吟不止。

露西法尔明显恼怒,转身用指甲敲击着门。渔夫的哀求变成了一声痛苦的、令人窒息的尖叫 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响彻房间的内墙,鱼屋里再次陷入一片寂静。

她转过身对拉撒路说:“当你到达坎切洛时,我将向你揭示最后一块门石 你要为我打开它。我将引导你了解石碑上文字的顺序以及如何正确诵读。”

“我才不会靠近它呢。”他回答道,同时更加用力地抵着门。

她猛地扑向他。“滚开!别不尊重我,也别挑战我的耐心,埃尔乔!”

打开舱门,飞向天空,现在就去!

他抬起横梁,把它扔出门口。

“不要耽搁太久。”

拉撒路走进黑暗,转身最后瞥了一眼这腐臭的地方。透过昏暗的鱼屋内部,他看到桌上的尸体挪动了一下,伸出的手臂悬在桌沿之外,朝着他的方向伸来,仿佛正要抓住他。在卷起的窗帘和长长的影子之间,在摇曳的火光下,那张死者的脸似乎正眨眨眼,带着一丝安详的微笑,向他道别。

“快点!”路西法尔在他身后低吼道。

他从那间肮脏的小屋里退了出来,脑海中充斥着无数不堪回首的景象和声音,他知道这些景象和声音或许会永远萦绕在他心头,让他难以忘怀。他意识到,它们已经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深处,可能会伴随他一生。它们如今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如同他的胳膊、腿和翅膀。他明白,这类记忆会随着时间推移改变人的心智,无论好坏 而它们现在就在他的体内。它们无法被洗去、割裂或撕扯,否则他自己也会因此而毁灭。就像衣服上残留的腐臭味一样,那间肮脏的小屋如今也成了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甚至可能改变他,哪怕只是……

不止一点点。

他拨开杂草,环顾星光璀璨的夜空,然后猛地跃向天空,留下了一群飞虫。他身后飞舞着无数盘旋飞舞的苍蝇。他绕着一片柏树树梢盘旋了一圈,然后攀升入星空,最后向南转弯。

拉扎勒斯凭着对修道院地图的记忆,以及候鸟与生俱来的导航本能,将预定的飞行路线与莱昂湾北岸的海岸线对齐。在无风的凉爽傍晚,他稳住身形,平稳飞行,朝着遥远的意大利翁布里亚坎切洛修道院稳步前进。他想在那里找到一位修士,带他回到法国奥弗涅,以便关闭守护者修道院的大门。此前,一位任性、充满复仇心且愚蠢的阿维尼翁红衣主教,利用从上议院严密守护的伪经档案馆窃取的手稿,笨拙却成功地打开了这扇大门。

【第十七章完】



这部文学作品完全是为了献给……而创作的。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